

882  
803065

今日

日

東北

北

劇

子

十五

子

鐵

道

船

# 今日車北



大正十四年六月九日

DAZHENGGYSHE

1939.6.9, R.G.



116  
I234  
39

# 今日東北 (原名王四)

時——現在

地點——東北四省

人物——王四 年二十六歲身體瘦弱面帶飢容及愁

蓉 王妻 年二十二歲是很和氣的婦人

王母 年近古稀的鄉下老太婆

彭大爺 鄉村中的紳士剝削老百姓給日本當  
走狗

毛三 彭大爺的幫兇的依勢欺人

馬毛 征收苛捐雜稅的一了差役員

殺甲

乙 馬毛的同夥

丙

丁

張龍 王四的表兄年約三四十歲

佈景——在王四的家里是一個內地農村的土房三間

登城市里住慣了的小姐大爺們也許不敢進去

因為它已歪斜倒塌的不像樣子了，裏面虽有桌椅  
板凳之類東西但是它們的腿腳都已活動有的  
甚至失去了功用房外是一堵泥土牆是堆積糞草  
和油拴牲口的地方

開幕時——王妻正在地橋皮拉成碎炭頭昏慘全些

小米面，房外的牲口——牛——一陣又的叫着起初叫  
的很怒号最近叫的很擾切，王妻不住的嘆息  
这样便把人牛的聲音，混成一片了王四歪着變氣  
的走了進來，他的確瘦的只剩下皮和骨頭了

妻：你回來啦

四：回來啦

妻：借到糧食嗎？見着鼓大爺了嗎？

四：他媽的——直把我罵出了他的火

妻：他罵你些什麼？

四：這用什麼提的？一時你說他罵我什麼？

妻：不過罵你窮花蛋罷了！

四：他罵我窮，我都不生氣，花蛋是窮。

妻：那麼他罵你什麼？

四：作孽也没有耕到。

妻：你说吧！

四：他骂我懒。

妻：这真奇怪！

四：他骂我什么都行，只有他骂我懒，我不服气，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做牛马，还说我懒，只有无知道唾上面奇捐又多，又整年闹荒荒，比起九一八以前来，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还说我懒？

妻：这世界就这样的不平

(恰在院里的老牛发出一阵狂叫)

四：怎么他还在叫，不是已经喂上去了吗？

妻：可不是吗！

四：大概饲料不行啦，连牛也不长膘啦！

妻：牲口还不是跟人一样吗！

四：他正望一望你身妈呢！

妻：妈妈已经出外去摘麦啦

四：这么大的风，把老人家又吹走了？

妻：我说请你老人家不要出去，到巨树底下和小牛吧！

(此時院內有足步聲)

- 妻：大概是媽媽醒來了(要去出一瞧，連忙進來)
- 妻：弄了一個生人，我不認識他。
- 馬：(在院外)這是王四家裏嗎？
- 四：是呀！你找誰呀？(馬毛上，他是一個三十來歲的中年人，留著一點鬍鬚，身體高瘦，面帶青黃，一望而知他是結駱干喜的忘財袍手級西洛黃的傢伙)
- 馬：你是王四嗎？
- 四：是呀，你是那兒來的貴姓呀？
- 馬：我叫馬毛，是來收牲口捐的。
- 四：收牲口捐的，那兒派來的？
- 馬：你不用問，是那兒派來的！
- 四：我，我知道啦，可是我們的牲口早就死啦。
- 妻：對呀！我們現在沒有牲口啦！
- 馬：院裏那隻牛是誰的？
- 妻：那牛……那牛是別人拾在這裏的。
- 馬：別人拾在這裏的也得納捐。
- 妻：也得納捐納多少哇？

- 馬： 五林小。
- 四： 五林小？小子傢伙，你現在吃掉我，我也耐不出五林小  
菜呀！你膽之花子掙兒，像耐出我林小的人嗎？
- 馬： 你耐不出來也好，那末我把牛牽走。
- 妻： 你把牛牽走？
- 馬： 對啦！把牛牽走。
- 妻： 你到底是那裏派來的呀？
- 馬： 那派來的，睜開你們的眼睛聽得啦，你們快耐  
耳朵，不然我牽牛！
- 四： 牽牛就牽牛吧，反正老牛一條，牠都快要餓死啦！
- 馬： 那麼我真把牛牽走啦！
- 四： 你牽吧！
- 妻： 牛是不能牽走的！
- 馬： 那末就耐小菜！
- 四： 菜也是沒有的，牛也是不能牽的！
- 馬： 那麼我連人帶牛一併帶走！
- 妻： 怎麼？你要連人嗎？
- 馬： 連人帶牛！

四：我告诉你那不行！

馬：把你帶走去挖斃咯，看你行不行，我馬上去牽牛！

(王四攔住馬毛)

四：不行你不能牽牛！

馬：那么你交小！

四：小？哼！——命倒有一條！

(二人几乎要动手馬毛把王四推開跑到院里牽牛

王妻一方面追了出去一方面攔住王四牛又是一陣

狂叫片刻他又陪着馬毛走了進來)

妻：我們實在沒有尔，兩天未除咯喝点水什麼都沒有吃

馬：你們今天銀的交尔，那怕少交一点兒，不然我沒有法子到上头去交代

妻：少交多少呢？

馬：你們就交四外尔吧！

四：一个尔也不交！讓他把牛牽走得啦！

妻：你这个人真不知道我們庄稼人的苦楚，慢說沒有尔，就是有尔，像这样一头老牛，我們不能交四外尔的捐哪！



馬： 别不识抬举，叫你们少给一外办，就是给你们的面子。

妻： 我们連飯都没得吃，那兜有办给你呀，請你可憐可憐我們吧？

馬： 可憐可憐，你们要是別家都像你们这样兜不給我們，指着什麼吃飯哪？

四： 乾稔告你說沒有办。

馬： 噯！你到比我們還橫呀！

妻： 先生請你改日再來吧，我們今天實在一个办也沒有。  
馬： 沒有办成嗎？沒有办成馬要知道我們也是奉着上面的命令，是我馬毛自己要你的办嗎？

妻： 是的，我們也知道，不過去說怎麼樣，請你通融几弄吧，現在我手裏連一个銅子兒也沒有。

馬： 噯！我不是瞧着這娘兒們怪可憐的，我非揍你不可，好吧你們趕快想法兒弄办吧，不然的話，我還是連人帶牛一外兒帶走我回頭再來。

四： 你再來？好吧！ （馬毛走下）

妻： 現在這樣兒的人，是惹不得的，你得罷略他們他

们真可以到日本司令部去报告抓去枪毙你！

四： 让他们来挖甕就得了啦，反正我在这兜正在求死不得呢！

(毛三爷进来了，他是一种新式的土豪，年纪只有三十来岁，他穿着一套似中山服而又比中山服的衣服，足上的帆布鞋已经变成浆糊色了，嘴里含着翡翠色烟咀，套着纸烟大裤大褂的走了进来，一对贼似的眼睛，不住的向王妻流动)

妻： 哦！倒没料到是你，毛三爷。

四： 三爷，请坐，你是从集上来吗？

毛： 特为上来你们这兜来讨欠债的。

四： 壹伙爷不是答应我们到下月再说吗？

毛： 没有的事，壹伙爷才没有答应呢，今天壹伙爷特别叫我上来问你究竟打莫怎么样，不然他要把你们送到衙门里去。

妻： 把我们送到衙门里去？

毛： 可不是吗，你怕不怕坐监？

四： 我刚从壹伙爷那兜来，他没有向我说这话呀！

毛：彭大爷叫我来的，我还会骗你吗？

四：就是把弄送到衙门里去，这回兜也是没有办法的。

毛：你不怕坐监吗？好，那么我马上送你们到衙门里去，走！走！

妻：请三爷不要生气，王四不会说话，请你别见怪，欠咯你的办，迟早总得给你。

毛：没有什么可说的！你既不怕坐监，你就跟我走吧！

四：我……我刚才说错……错了，请三爷不要见……见怪。

毛：你舒没有办法来压我，那才真瞎了眼睛呢。

妻：三爷我们那里敢压你——你是什么人，我们又是什人？请你体谅我们穷人一点吧，我们不是存心拖欠你的办，实在是没有办法，上面苛捐又多……

毛：没有办法？——这我管不着！你们借了彭大爷的办，就得赶紧还要不人家在日本银行借来的办，叫你白用呵？村里借彭大爷的办可多位，要是都像你这样不给，还了得吗？

四：毛三爷，你想我王四在九一八以前，又那里借过人家的办呢，还不是皇军闹得东北遍地都是苛捐杂

就這的欺你干不出大利同人豈僑得否嗎？

毛：你再說的邪話一點兒，那你知道重去請吧，我嘗  
得着嗎？告訴你吧，你們這些人都是天生的懶骨  
頭：

妻：三爹你罵王四什麼都行，可是你不能罵他懶，因為  
他不懶。

毛：他不懶，不懶的人公認人眾的懶嗎？

四：毛三爹你別這樣罵，請你看我的兩條胳膊，  
膊子我的骨今腿，你着莫不是比這還要瘦？你  
照我身上刺的是不是只有皮和骨头，難道這些這  
些三爹都是懶的……懶的結果嗎？三爹你是  
諍忠明理的人，說話不能這樣沒有良心！  
(王四氣急的流下淚來)

毛：什麼？你竟敢罵我沒有良心！

(毛三爹打了王四一記耳光，並將王翼捆住，否則毛  
三爹又是一記踢去)

毛：你罵的，你敢罵我沒有良心，你好大的狗胆！又  
哈我的耳，還說我沒有良心……這世界簡直翻

天啦！

(毛三爷說時指手劃足的向着王四發恨王妻向王四使了一個眼色，王四便入內了)

妻：請你別生氣，王四不會說話，請你看我面上看

毛：王四嫂你這個當家的實在不成樣兒了，今天不是你面上是我的好父兄的教訓教訓也。

妻：三爺你是有外的體面人，凡事善跟他這丫窩小子計較。

毛：你也嫌王四孝嗎？

妻：我們現在吃的連窩窩頭都沒吃得對！

毛：你想吃好的嗎？王四嫂！

妻：哼吃好的！在這年頭兒，我們全家子已經兩天沒有吃飯啦！剛才王四本來是到彭大爺那兒去借幾升小米兒沒有料到彭大爺把他罵的羞手兩手臉！

毛：這也 這也難怪彭大爺，他這兩天心情正不好呢！

妻：彭大爺本又多勢力又大，在日本銀行借上了几百子几个子來到村里欺大剋，他還有什麼福可受呀！

毛：講到這里科倒想起來了，今天彭大爺本是托科手到這里跟王四商量這事，那兒科一見了王四，只願要

債，反倒把正經事忘掉啦。

妻： 什么事？你说吧！毛三爷！

毛： 只要你答应咯，不但你将来享不尽的福，就是王四也不愁没有饭吃啦！

妻： 我不信我们会有那一个好的命！

毛： 事情是这样的，彭大爷因为四十多岁啦还没有孩子，所以他想再娶一个太太。

妻： 哦！原来他想娶一房姨太太呀！好吧我来对王四说叫他给彭大爷回意吧！

毛： 王四嫂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妻： 我明白，我明白。

毛： 你实在没有，我是说，王四家的连窝窝头都没有给你吃，你守着他有什么守头？

四： (汹汹的自内走出) 你他妈的什么东西，专以挑拨是非，破坏别人的家庭！你愿意巴结彭大爷叫你的媳妇去给彭大爷当小老婆吧！

毛： 我说王四你别他妈的瞎撞啦！我毛三爷不是好惹的！

四：不是好意的，该怎么样呢？你别以为我们穷人那是小胆货，好欺负。

妻：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啦？干嘛今儿个早上苦着脸跟别人吵架呀！

四：你别他妈的装傻呀，他叫你去给彭大爷当小老婆你难道不知道？

妻：他是那个意思呵！毛三爷，你真不是好东西！叫你妈去跟彭大爷当小老婆吧！

毛：王四嫂你再想想吧！

四：你在这鬼瞎说八道，我跟你拼咯。

毛：王四你这小子你给我小心点，我走啦！（毛三走去）

四：你来吧我等着你呢！（自语）他妈的这年关我们当女人真好欺负，他妈的狗急啦跳墙人急咯上身。

妻：你别竟在这鬼浪了啦，人家已经走啦，再浪有什么用呢？这些人都是惹不得的。

四：喂！别喂了啦，知道你愿意呀，想去给彭大爷当姨太太可不是吗？那比当王四的老婆强多着呢。

妻：还说呢，你知道别人的心里是多么的难受呀！毛三爷

繞着講兒說話，我一女人家那兒明白聽着破壞  
心眼兒呵？（住在次院叫）

妻：牠又叫起來啦！

四：不要管牠，讓牠餓死得啦！

（王母提着筐子扶着拐仗從外面進來，王妻連忙把  
筐子接了過來）

妻：媽呀！

四：你怎麼又出去啦？

母：又弄嘍點樹皮，我想樹皮吃起來並不壞。

（王妻從筐里舒了一小塊樹皮，風乾後放到口里細  
嚼）

妻：這是什麼樹皮，味兒倒很不錯。

四：這是因為你餓啦。

母：你借來勒小米沒有？

四：沒有。

母：你沒有見着彭大爺嗎？

四：見着啦，可是他不肯借。

妻：可是毛三爺剛才來啦。



母： 噫！他來幹嗎？

妻： 討債來啦，并且还說了許多不好听的混長話。

母： 哼！你們千萬別得罪他，這都是鄉下的周王爺，咱們窮人是惹不起的。

妻： 我們沒惹着他，你放心吧，我們不惹他就是啦。

(牛又是一陣狂叫)

母： 孩子把筐子裏的樹皮給拿去晾着吧。

妻： 是。

母： 把剩下的那半碗小米兜澆上些樹皮，米兜混合着吃一頓吧。(王妻又忙着砸樹皮，王母嘆着氣往里走去，老伴不斷的叫着)

四： 這日子真過不得，我恨不得不種莊稼啦！

妻： 咱們不種莊稼幹什麼？

四： 什麼都可以幹，當義勇軍不成嗎？

妻： 你想離開我們嗎？

四： 這年頭當好人真不容易，弄得現在連吃的都沒有，

這的看人家的臉色，受冤狂氣！(牛叫而狂叫)

(這時張龍上，他是王四的表哥，年約四十，長的豪俠的)

面龐，魁武的身材)

張： 四弟你们都在家嗎？

四： 你——你——

張： 怎么四弟你不認識我了嗎？我是你的表哥張龍

四： 唉哟！我真瞎了眼，怎么連龍大哥都不認識啦！你好呵！表哥，你从那兒來的？

張： 我那外面去咯好几年，現在有点事情，从这兒經過，順便來看你们。你们这几年都好哇？

妻： 龍大哥，大嫂也好呀！

張： 都很弟妹，你们也好哇？(王母坐)

母： 唉哟！是龍兒來了嗎？

張： 姑媽！你老人家好嗎？

母： 好！好！就是老啦，孩子你也好嗎？听说你發咯財咯，真得嗎？

張： 姑媽，說那里話這年头兒有什么財可發；不過現在有碗飯吃罷了！

母： 你的表爺这几年真不好過，不怕你笑話，孩子簡

直穹的連軀的都沒有啦。

晴： 剛才听表弟說过我這兒帶來一件不成樣兒的東西，  
孝敬姑媽，這是一包兒點心。

母： 喂哟……孩子……這……這……這……

晴： 這里……這里還有……(把手往袋內掏)這是我一個月的  
零用費帶去你化呢！

母： 喂哟！孩子你說是得了什麼好差事啊？不是種  
莊稼吧？

晴： 我現在做点小買賣，早就不種莊稼啦。

母： 你的買賣必是很發財的吧？

晴： 我的買賣倒是不错，只是沒有血性的男兒幹不了。

母： 我都老糊塗啦，孩子你還沒有吃飯吧。

晴： 不忙；姑媽；

母： 那麼趕快去做点兒什麼東西給表哥吃吧！

妻： 作点兒……什麼呢？咱們家里只有……只有(指樹皮  
而言，王母深怕她現出來便忙止住她)

母： 這些東西你表哥是不吃的，你趕快去弄点好的給  
你表哥吃吧。(王妻下)

牯：不要贊事什麼都成，反正這幾年我們天天是在受苦中過日子，生活並不怎樣好，可是我們精神確實痛快！

妻：（在內唱）請你快來吧！

母：你們在這兒坐一會兒，我到裏面去看看有什麼可吃的。

牯：姑媽！不要水裏賣芋啦。

四：先燒一壺開水，把表裏帶來的點心，吃一三就成行啦！

牯：對啦！這倒省事！

（三母下，四打前一全鷄登程）

四：好香的鷄蛋，誰說牠已經爛了一鉢放在這兒，然後才遞給牯的。

牯：真合著可以吃，原來你很饑餓的。

四：不怕表裏發霉了，這兩天沒有吃啦！

牯：什麼表裏有吃，表裏不吃了，還是發霉的嗎！

四：不是。

牯：那不在你這兒吃呢？

四：要是有的話，誰能不吃嗎？

牯：竊賊！來呀！你的錢，不是的錢呀！

四：你別快些吃，這錢和表裏兒，你自個去混合。

面,有時還——

烤: 沒有料到你們落到這種地步啦,真是可憐,弄這几块兜  
雞蛋,你別剩下統通吃咯吧;

四: 表哥够勒嗎?

烤: 唉!這几年在人家受苦的情形,我完全明白,這日子  
越往後越不好,非幹他一下子不成,總有一天!

四: 沒有吃倒不要緊,有時還得受冤狂氣,就舒今天來說  
一下有人來逼啦,一下又有人來收牲口捐啦,一下又是衙  
門里的來抽稅啦,整年像這個拜鬼廟個不了!這日子  
真不是好人過的。

烤: 是的,表哥用不着往下說啦!哦!這也正是我們為什麼不  
在家裡待着要出門想辦法的原因哪;

四: 那我可以去幫你的忙嗎?

烤: 怕你吃不了那一邊的苦。

四: 只要餓不死就行,就死這里好!(虎吼又是一陣狂叫)

烤: 這共幹嗎?叫到這待利害!

四: 兩天沒來喂牠啦!

烤: 牠還有沒有喂牠一會呢!

四：只喂水，你说他们可恶不？就是这样的一头老牛，  
他们还要抽五块小白钱。

情：真依场的不死话，你给他打嘞喝？

四：没有，他讲还要家。

情：是不是那些日本鬼子的走狗呀？

四：是的！

情：你再采咱的就揍他，他妈的不可恶啦！

四：我刚才就想揍他，可是又怕闹出祸来。

情：不要紧！他再来你尽管揍他，闹出祸来有我。

(情又冲情身上)

四：你又来干什么？

情：这还不要出理。

四：不是出理，新脱套中得啦！

情：那我真套死啦！

四：只有你套死！（在母狗叫声声中三喜退出）

妻：喂，你又来干什么？

情：来套你娃子。

妻：我娃子套你娃子……你套娃子不好，套死无娃子弄

到东小峪，给你送去。

四：等几天咱们搭那兔弄个哪？

马：喝！他妈的，没套不好听的，一死兔跟我横，你当我不敢  
牵牛吗？他妈的你不给我办我就牵回去吃牛肉。

(马王轻身翻下胯龍在旁气的面红耳热)

快：站住！

马：你怎么啦？

快：我要揍你！

(王母忙插入他们中间意欲调解，没有料到马王正在气头上，一掌将快推去，王母哎呀一声，几乎倒地。三喜托西，快龍三四即奔马王，闻啾啾之声，与快死你推的气声混成一团，结果马气不支，躺在地上，快(的)送声)

快：他妈的送给我揍，这不是老兔头上蹄痒吗？马毛  
(你)在地上躺着睡，叫他妈的保你套中不套哪，

马：不套啦！不套啦，……

四：送套来，送不套啦？

马：也不套啦！(仍在地上啾啾)

母：(靠門站着也喚些吼聲)

妻：媽！不要緊吧？你跌到地坑上畝一會兒吧

(王母噤着口王妻扶入內)

媽：他媽的！你倒是給我滾何處！在地下裝死了不叫滾！

馬：是！是！（喚喚着由地下慢步站起）

四：惹孫子玩兒！

媽：他媽的！你趕不趕緊！

馬：走！走！走！我這不是走嗎？嗎？牛在也不管啦！損我也不要叫！就向何探貴姓大名，送送錢財吧！

張：這不就是龍興路義勇軍的首領，不是小霸王  
王爺就是我。

馬：哦！原來你就是小霸王呀！形勢是再知道你在  
這兒，這中禍我早不要叫！在相一處了穩當  
誰不知道小霸王姓龍呵！大哥我有點眼力，財寶  
在胃睡的很，請你原諒我。

媽：賊骨頭！死你的吧！

馬：是！是！是！(擡手的活靈)

四：真他媽的！就活兒。



馬：(在門外遠處大聲說)張龍你老土匪頭犯，你等着吧！我總有跟你真賬的那一天

馬：(急出向馬毛說話聽了三粒)再跑的慢一點看看你的命理？混蛋：(又走進房裏來)

四：表哥，你那兒來的香枕？

馬：這是我隨身帶來的，表哥你跟我走吧，這村里不能待呀！

四：表哥，我問你剛才馬毛嚷着說你是？

馬：是這府衙門的好了，我已經參加了義勇軍了

四：呵，原來你是義勇軍。

馬：自從五年前事兒說，我就把表外的六共共調到閩內作我東北的六共義勇軍便長加活躍起來，現在聲勢浩大極啦！

四：唔，可也好的解氣啦！

馬：我說表哥你也跟我參加義勇軍打那些吧！這村里待不得啦！

四：表哥，不行我現在看衫母親，他已經那六六年紀啦，我不能強迫他，還有我的老相兒，這，又我子能就這樣

兔的跟你走哇！

情：哼！那兔蒙那么多呢，如今兔这个世界，您照乡下还待得了啦？别痴心眼兔啦！

四：我不是死心眼兔，我有我的难处。

情：嚟！将来终有试怕的一天，再待下去。

四：也许但是只要好好兔得幹下去，我起将来也会有出头的那一天。

情：哈！哈！你那才是做梦呢！出头的那一天，你那才是作梦呢！（在旁冷笑）哈哈！

四：有这么一家，表哥你看我怎么去呢！

情：那好吧！我走啦！姑婆跟弟好那里你跟我讲一声吧，一两天再来的时候再看你呀！（往外走）

四：你不再坐一会兔啦呀？

情：不啦！我得去找一个朋友去！（往外）

四：（走到门外）好吧！我不急你啦！表哥！

情：（在街道边）你不同……表哥！

四：（慌忙的走开）怎么？表哥走啦吗？

四：嗯！

妻：(稍低声說話)你趕緊進來看看吧，媽剛才叫馬毛，咯一下子這公兒他好像心里有一點兒迷糊的，你進來看看他吧！

四：不至於怎麼樣吧？(王四和王妻走入屋裏，聽見王妻說媽的聲音)(這時門外稅聲亂响，只聽外面亂喊：捉土匪，捉土匪，快捉龍呵……)別讓土匪頭兒逃跑了，不要放走了小霸王時推呵！(喊聲內叫馬毛的聲音，教人聽得格外清楚。)

四：(由屋內驚惶的走出探視)怎麼回事兒！

妻：這是怎麼回事兒？

(門外的稅聲和馬毛的喊聲這時聽的更清楚)

四：這不是馬毛的聲音嗎？等我出去……

妻：對啦！像他的聲音。

四：等我出去看看，看是怎麼一回事兒！

妻：危險！你別出去啦！像是他們衝着這兒就攔呢！你別出去！你別出去！

四：不出去可怎麼辦呢？反正總得……(王妻拉不住王

四，王四肩在門外伸左手向外揮手)

四：別攔稅啦！你們這是為什麼？

(門外有槍聲喊聲都沒有聽見王四的話,外面大喊  
小霸王勝龍出來了,活捉住他哪)只听王四嘆喲一聲  
受傷倒屋內地上,王妻急蹲下看王四)

妻: 怎么啦? 打伤你哪? 打伤你哪?

(扶起王四坐在地上)

四: 这鬼路明尊上中了一枪, (只听门外喊小勝龍打  
倒啦) 勝龍打倒啦, 馬毛和同伙四人同喊来)

馬: 嘿! 他妈的, 这是王四绑起来再說。(众人绑王四)

四: 你们幹什么? 杀人哪?

馬: 王四, 你別他妈的混蛋啦! 你一但亮光蛋我们枪你  
幹什么? (這時众人已把王四绑住对殺甲說) 你看  
着王四跟这個娘死仇, 我們进去找張龍, 跑不了他馬  
毛領其三人撬進屋裏搜登, 起程屋門边, 馬毛站位  
端手槍向屋裏瞪準着)

馬: (向屋內大聲說) 你老工匪長龍是好小子, 跟着這城打  
官司去, 躲在美兒營里不真好活, (朝哥) 你回這屋裏來搜,  
他出來就是這么相死的一枪, 管叫他死見王爺 (殺乙兩, 丁八內馬毛端槍不動, 在門邊站着)

四：你们就竟想做什么！倒是说个明白呀！

妻：对呀！你们先生们说一說呀！

甲：别装糊塗啦！（只听屋内啾啾一声，投石，雨点向外跑  
出时，马毛放了一枪，幸而未打中）

乙：喂，你怎么打自己人呢？

马：啾啾，我以为马毛跑出来了！（糊底声）马毛在里边咯  
吗？今马毛在里边怪声怪气的呀！

乙：里边床上躺着一個人，我们起初还以为马毛装死躺  
在床上的，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老太太死啦！

马：别他妈的糊弄我啻吧！我不信！

乙打（同时说话）你去看看！

（马毛端着枪入内，一会儿听啾啾一声的跑出来了）

乙打（同时说话）怎么样！

马：真他妈的是一个死老婆子，我王四说话，哈哈！王四  
呵！你家里窝藏土匪，你知道是什么罪过不知道？现  
在你私自把马毛放走啦，走吧！跟我们进城到  
大日本皇军司令部呢！（拉王四要走）

四：你们不要冤枉好人，我从来沒有窝藏过土匪。

馬：這能由你隨便說我明明瞧見小霸王騎在你家  
里嗎！誰說你跟他是一伙兒，這官司夠你打  
的走吧！走吧！

妻：你們別盡欺負我們莊稼人王四沒有犯過恁！

馬：沒那末比囉嗦的到那兒再說吧！弟兄們帶着這兩  
捆東西走！（眾拉王四走王四不走）

四：我王四冤狂呵！

馬：他媽的你瞎嚷什麼？揍他！（眾揍王四，王四和  
王妻連喊冤狂不止正紛亂時毛三爺從外進來）

毛：（大聲喝止眾人）幹什麼？幹什麼？你們這是幹什麼  
怎麼好好兒的把王四綁起來啦？呵！

馬：毛三兒！你不知道嗎？你可別幹王四當好人原來  
他跟小霸王騎一伙兒當了土匪啦，怪不得財  
近這幾個村子常鬧暴動，那一定是他跟他這  
一夥作的。

四：胡說八道（高聲說）我王四一輩子沒有幹過！

馬：他媽的你的聲音再高些！

毛：（對馬毛說）待着吧，我的哥哥說我親馬毛，你知道

这个村子里住着的都是誰呵！事先不通知彭大爺一声兒，你就敢到这村子里逮人哪！就是大日本皇軍來了也得先到我們這里來通知一声兒呀，喝！王四長彭九爺的親戚，你知道不知道？抓住彭大爺的親戚不讓說是土匪，哼！摸！你有幾個腦袋，真不知山高水淺哪！一會兒彭大爺就來啦！

馬：毛三兒你瞞別人可以，想瞞我可不成，你別給我這一套。

毛：瞞你，我瞞你幹什麼？你瞧這不是彭大爺教我給三四送來個兒，(口袋內掏出)你瞧這是什麼？(向王四說)王四我剛才給你媳婦的是那一件孝，彭大爺很贊成先教給你送來二十外，把個放在孝上，你放心吧，彭大爺一會兒就來，有他得請你吃大肉。

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毛：我剛才回去告訴彭大爺，將你的媳婦兒給喜他做，(做戲)二姑娘，說你辭春生啦，叫先給你送來二十外。

四：剛才誰昏迷你啦？我三四豈寧也，不能托大兒，叫毛賣給彭大爺當女婿去呀！

妻：毛三爷，你别这样儿没有良心哪，你看我婆子死在床上，没有人管，这些人又诬害我们是土匪，你入打莫拆散我们的家，毛三爷你也不过是再逼出两条人命来就完啦！（哭泣）

毛：别死心眼啦！王四嫂，马毛把你们拉到日本司令部，这官司够你打啦！你要是答应咯，回我彭大爷一家什么事情也就没有啦，别死心眼啦！我的彭二奶奶！

妻：你妈才是彭二奶奶呢！

四：（向毛三瞪眼）毛三儿，你是什么贱骨头养的！

毛：（也生气了）你是什么贱骨头养的！我这都是为你想出路，我不管什么呀！人家把你逮到司令部当土匪办啦！马上就是枪毙，你知道不知道？

四：枪毙就枪毙，难道我王四怕吗？这佃年鬼的好人，吃钱吃，穿钱穿，还得受人欺负，有什么话先免！

毛：妈！来嘛！咯，马毛揍他！

（马毛和他的同伙乱揍王四，役乙於混乱中偷去桌上的一）

四：（被打时喊）你们打吧！你们打吧！



毛：(別人打王四時說)揍！揍！揍！……

葉：(別人打王四時說)沒有世界啦！沒有世界啦！……你們這些狗仗人勢的！(正在混亂時，彭大爺到，他先在門外一站，對眾人瞪眼，眾人一見他來，都趕快停止打王四，靜々肅々的站着，對彭大爺表示尊敬，馬毛趕緊走到彭大爺面前很恭敬的行鞠躬禮，面帶笑容向候彭大爺)

馬：彭大爺，你近來身體好，怎麼近來老沒進城去逛呵！

彭：什麼事情？這兒聚了這麼些人？

馬：哼！哼！沒有什麼事情，彭大爺，沒有什麼事情，哼！

彭：(伏聲)沒有什麼事情，怎麼把我的親戚王四綁起來打他呀？

馬：彭大爺，我剛才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把王四打了半瓶啦！馬毛說王四是土匪，非逮到城裏去槍斃不可。

彭：我沒敢說王四是土匪，我是說他偷走了小霸王去龍，來問問他這件把柄。

彭：哦！大概是因為我年紀老了，不常出門的緣故，所以

你们这些东西，竟跑到我这个村子里，也不通知我一声，竟公然逮捕起我的亲戚来啦！

马：彭大令，我们不敢，我们不敢，我们放肆？

彭：不敢，为什么把王四绑起来？

毛：王四是彭大令的亲戚，难道你不知道吗？

马：这都是他们弟兄们鲁莽干出来的，我刚才也正在退死脱生呢。（向王四说）谁叫你们把王四绑起来呢？我不是说不教你们绑吗？还不赶紧把王四解回（向王四说）王四，一群糊涂东西！

彭：王四是一旦安守己的庄稼人，你看着这些人好，

毛：像你们这样儿的不糊，欺负老百姓，彭大令可不答应。

彭：（拉住王四）王四，你不必害怕，还不莫干此事。

王四：谢谢大令，我忘不了你救我的好义。

要：多谢你哪，彭大令，你请坐吧，彭大令：  
（给王四搬凳子）

马：哈哈，小事，小事。（坐下）王四，你叫我敢毛三冠，送你送来一百外分，你收到哪呀？

田：因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沒敢接而且……你記  
得啦，是六十外吧？

曹：唔！怎么会是六十外呢？

田：可吳只听毛三爷說吳六十外（对毛三说）毛三爷別  
不承認不是六十外嗎？就在那一边兒桌上你  
可也听毛三爷說一說。

曹：我也沒听見他說的六十外。

曹：這……呢？這就給你一百外現在交你各  
六十外嗎？

毛：曹大爺你這可就是二百外嗎？

曹：那是可對嗎？

毛：唉……這……唔！你姓田姓大爺……我……  
可不敢給你可是……一百外當時……我……我……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曹：……

你可靠，原来你是这样个坏蛋！倘若我今天不亲自  
来，这事我还不知道呢！混蛋！

毛： 是！是是！

彭： 哟！我什么第，还敢交给你办呢？把那一百块小统  
通给我。

毛： (何桌上钉钉时，不见他刚才放在这桌子上六十块小统)王四  
你钉起来吗？

王四： 刚才我的手还红着呢，那鬼舒舒呵！

毛： 王四你干啥呀？

王四： 我傻着都没着，谁知道你放在那呢？

彭： 你瞧你还没用的东西，刚才你想赚我四十块小统，这会  
竟连那六十块也没啦！告诉你：这一百块小统，一个  
我送到城里去卖给你！

毛： 你们能偷啦，这六十块小统我可要罢呢！

王四： 我是没舒，我也敢担保这里没有三只手的人。

彭： 哼！哼！出来吧，你们这俩人，别他妈自己套套哇！

毛： 别舒哈，这六十块小统告诉你，谁要不起鬼舒出  
来，我可脱你们的衣裳搜哇呵！

- 甲：搜就搜，反正我知道我没好！
- 乙：毛三爷你别着急，在这兜呢，这里人多手杂，我怕丢啦，所以刚才把他舒起来啦！
- 毛：（急接过小来，随手给役乙一个耳光，叫那个屎，杀打死你这些骨头。
- 甲：（打役乙，你他妈的丢我的人，回去我才收拾你呢！（对毛三说）毛三爷你把他教给我吧，我回去带教他就是啦，（对役乙说）滚到一边去！
- 彭：咱们也不必较那么真，我是看你写成这个样儿，连你自己还没饭吃呢，那泥菩萨能过起媳妇呢？家里人家就叫你媳妇去伺候我几天吧！
- 毛：你这官司由彭大爷给你了，刚才听王四姨说你妈死啦，那由彭爷给你出小埋人吧！
- 彭：行！行！这我可以办的到！
- 四：彭大爷你舒刀子把我们没啦呀，那还什的舒疼呀。
- 妻：彭大爷你要我的命可以，别的可是死不了的！
- 三：这叫买妻行孝，这不是顶好的事吗？（有机会就教彭大爷再给你娶一房好媳妇，那都能办的到！

彭：是咯！那很容易办的到！

妻：（对毛三）你既然很愿意，为什么不把你的媳妇  
免费给彭大爷做姨太太呢？

毛：可惜彭大爷没有着中意的媳妇呢。

彭：别在这免说闲话，咱们就这样办吧！马毛你领  
着人走吧！毛三呢把一百块钱交给王四，我回头  
派轿马来接王四嫂。

四：（伏声）彭大爷——

妻：

四：这人你不能硬抢，还有什么世界吗？

彭：我硬抢啦！你敢把我怎样？

四：你不能硬抢！你不能硬抢！

彭：我硬抢啦！你敢把我怎样？

四：至死我也不答应你，我王四宁死也不做妻姨太太。

彭：好吧！我今天进彭的门槛，你王四着不是我家  
家是你当家？马毛，你还是把王四带走吧，这步可  
我受不了！

马：（对四说）把王四绑起来，竟敢同彭大爷顶嘴，

(馬毛的同夥如狼似虎的把王四押住)

四：媽的！什麼彭大爺，你和日本鬼子勾結，毒害我們老百姓莊稼人，當他媽的大汗奸，你談我王四通義勇軍也不要緊，死就是啦，反正過亡國生活比死還難受。

彭：哟！你這王四真不是好傢伙，馬毛還不把他帶走，等候什麼？

馬：是！彭大爺！（對同伙說）帶着走！

妻：（一面拉王四不叫走，一面哀告彭大爺）彭大爺！  
（彭大爺不理）

馬：（把王妻推到一邊，帶同夥）走吧！

四：走就走！（馬毛和他的同夥帶王四走出）

妻：（在地上大聲哭）喂呀我的老天爺呵！喂呀我的老天爺！

彭：（突然大聲對王妻說）王四嫂我不准你哭！（王妻啜住不敢再哭，站起來，王妻呆立的站起）等着我（急出門向馬毛叫）馬毛！馬毛！（馬毛在遠處應聲）  
（彭光進來對王妻說）我今天要教訓教訓王四  
（見馬毛回，彭出走近馬毛）馬毛沒有我的話兒，你永

远不能放咯王四外面那条黄牛你也牵去，我就赏给你吧！

- 勇： 是！彭大爷！谢之。（马毛走去彭四屋内）
- 彭： 王四嫂你要想救王四，你就老老实实的跟我走！
- 妻： 好渣！爷我这份儿愿意跟你去，可是我的进去舒我的衣服！
- 毛： 彭二奶奶，我给你恭喜啦！
- 彭： 那么你进去舒吧！快来！我等着你！  
(王妻入内彭暗叫毛三过来)
- 彭： (低声对毛三说)毛三你找把柴把这房子放把火烧咯得啦！谁还有功夫给他埋葬老太太呀！（毛三应声而出彭在屋内笑咪咪的走着）
- 妻： (持刃由屋内气愤愤的走出猛向彭砍)好的东西！（彭应声而倒王妻又砍几刀）
- 妻： (惨笑的望彭后)萬料不殊你也有今天！

閉幕



